

## 蕙質蘭心

### 南方壺

世說新語雅量篇裡，有不少底下這類故事：

顧雍遭到喪子之痛，仍能強忍悲痛，使賓客盡歡而散。

嵇康臨刑前，依然神色自若，並且索琴以彈奏一曲廣陵散。還慨嘆地表示“曾有人要向他學此曲，他不願教他，如今要受刑了，廣陵散從此將成為絕響。”

雅量篇中有一則謝安收到淝水之戰捷報之反應，我初中時在歷史課本中便讀到，至今印象深刻。

晉孝武帝時，前秦苻堅率軍入侵，號稱百萬，京師震恐，趕緊加封謝安為征討大都督。謝安的兒子謝琰，姪兒謝玄，以精兵八千大敗苻堅於淝水。晉書說謝安：

看書既竟，便攝(摺疊)於床上，了無喜色，綦如故(照常下棋)。客問之，徐答云“小兒輩遂已破賊。”既罷還內(內室)，過戶限(門檻)，心甚喜，不覺屐齒之折(斷)。其矯情鎮物(掩飾真情，使人傾佩)如此。

世說新語中說謝安獲知大敗苻堅的捷報後，“意色(神情)舉止，不異於常”。矯情鎮物，雖並非太好的形容，不過我對“意色舉止不異於常”的境界，頗為嚮往，覺得士大夫當若是。即使心甚喜，仍應了無喜色。只要功夫深，怎會讓人覺得矯情鎮物？經過多年修行，自以為應有些底子了，嵇康可能還比不上，但離謝安應不遠了。只是最近却被兩個女孩

心在南方

弄得信心動搖起來。

先是上上星期五一早，L.P.拿著一飲料瓶，插著一小束玫瑰花到我研究室。她說給她爸爸買花，因少見這麼小的玫瑰，所以拿幾支到我這兒插。花初來時是含苞待放，週末時逐漸張開。星期二上午，L.P.進來，說“花已謝，可以丟了。”我說“還好好的啊！”L.P.聞言道“那就明天再丟吧，都已經軟了。”

L.P.走後，我突然想到，謝安是不好學的。什麼了無喜色，慕如故。我天天看著那一小束玫瑰，却未感覺花已謝。真是所謂餘花猶可醉。而就因多放一天，遂有後續的發展。

那天傍晚，Y.T.，一位外系的年輕女老師，經過我研究室，看到那束玫瑰，很驚訝地走進來。道“看不出你還有這麼高的身價？”唉，這女孩，前數日還說我是帥哥，我感謝她日行一善，她還補強“你是帥哥這種事情不用我日行一善，用看的也知道。”如今又冒出我想都沒想過的“身價”二字，真會拋議題。我不知該如何回應。趕緊說我毫無身價。“不過如果是L老師(我內人)送的，那就不算有身價。”她說。當然不是內人送的，她會送我川貝枇杷膏，蜂膠等，倒是沒送過花。“如果是L.P.或是C.H.(我的兩位以善心著稱的年輕女同事)送的，那身價也不算太高，”她又說。“是L.P.送的，我的確身價不高，”我惶恐地告訴她，一面想該如何換個話題。這就彷彿在平價商店討論東西的品質，並不適宜，連店員聽到都會發笑。

“這不是玫瑰，這是薔薇，玫瑰怎會沒有刺？”Y.T.仔細觀察後說。這位對很多事物都感興趣的小姐還是不放過

花。我對花一向不甚了了，L.P.說是玫瑰我就相信，打電話給 L.P.，L.P.說刺剪掉了，L.P.可是很細心的。終於結束花與身價的話題。其後我們談些什麼我都不復記憶，因那時我一直擔心 Y.T.再度想起身價問題。那天臨離開研究室前，我又看了那束玫瑰一眼。第二天一早，L.P.果然來將花拿去丟棄。不是林黛玉，無法學她葬花，連跟花再見都說不出口。

宋朝黃公紹有首青玉案的詞：

花無人戴，酒無人勸，醉也無人管。

看來我景況尚佳，有人送花，有人勸酒，醉也有人管。這是個有情的地方。

星期三我度過無花的一天。不過那天上課、開會、聽演講等，時間都被佔據掉，還要抽空準備隔日的演講。這星期是學校圖書資訊週，他們要我給一場電影講座，題目為扭轉奇蹟。

演講在星期四下午六時餘順利結束。散場了，我收拾一下，準備要走時，一位女學生捧著一大束花前來，說是她老師要她代送，且交待她要演講結束才送。這位可愛的學生等到散場後才送沒錯，因為演講是結束了。附上的卡片中寫著：

親愛的黃老師

今日我得趕回台北，很抱歉又得錯過您的演講。為了表達我的歉意，特地安排了這一個小小的 surprise，希望您會喜歡。

Y.T.敬上

圖資館請演講者、辛苦籌畫這個活動的一些同仁，及幾位親朋好友共進晚餐。幾個人搭 L.P.的車去餐館，花先放她

心在南方

車上。愉快的餐會結束，L.P.送我們回學校前，問我是否要讓 L 老師將花先帶回家。我說要帶回學校。回到學校，L.P.問我要不要幫我將花拿到樓上研究室。我一時沒想清楚她為何如此問，花這麼輕，我怎會拿不動？她也下車，但看我一付緊抱著花的樣子，遂上車離去。這時我才想通，可能是因我喝了些酒，L.P.才有此一問。我可是怕花掉地才抱緊，不是不願讓別人拿。

我遇到一位善心的女子，惟恐我身價不夠高，便設法提高它。既然花反映身價，將它放在研究室展示似乎才算明智。並且要敞開研究室的門，以讓經過的人知道，這間研究室不再是平價店，而是精品店。

被 L.P.及 Y.T.的兩束花檢定後，結果是顯著的。看來我是進不了世說新語雅量篇了。(92.12.8)